

考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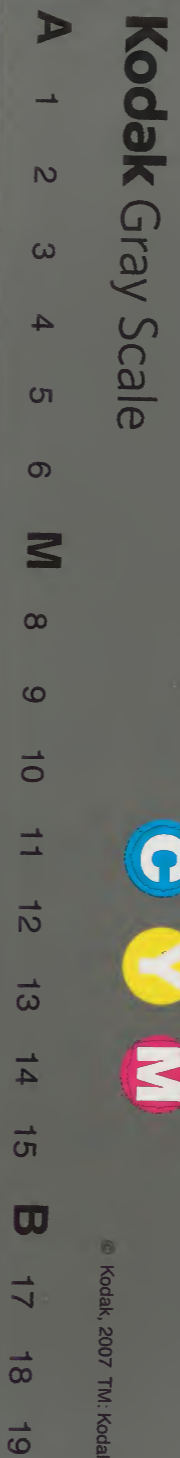
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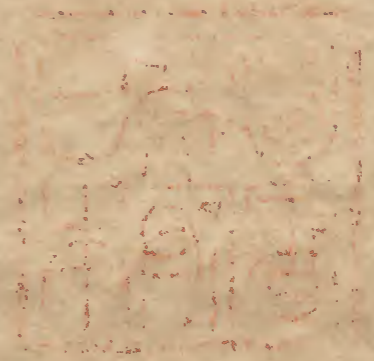
二

| |
|-------|
| 漢書門 |
| 八九四七 |
| 四二八七 |
| 冊架函號類 |

| |
|------|
| 內閣文庫 |
| 漢書 |
| 八九四七 |
| 四冊 |
| 元函 |
| 一六 |
| 冊架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8947 |
| 冊數 | 4 (2) |
| 函號 | 292 99 |





淺草文庫

雲谷記



雲谷在建陽縣西北七十里蘆山之顛處地最高而群
 峯上蟠中阜下踞內寬外密自為一區雖當晴晝白雲
 一在則尺不可辨眩忽變化則又廓然莫知其所如
 往乾首庚寅予始得之因作草堂其間榜曰晦庵谷中
 流水南流七里所至安將院東茂樹交陰澗中巨石相
 倚水行其間奔迫澎湃聲震山谷自外來者至此則已
 神觀蕭爽覺與人境隔異故榜之曰南澗以識遊者之
 所始循澗北上山益深樹益老澗多石底高下斗絕曲
 折回互水皆自高瀉下長者一二丈短亦不下數尺或

詭匿側出層累相承數級而下時有支澗自兩旁山谷
橫注其中亦皆噴薄濺灑可觀行里餘俛入蒼翳百餘
步巨石臨水可跂而息澗西危石側立蘚封蔓絡佳水
異草上偃旁綴水出其下淙散激射於澗中特為幽巖
下流曲折十數騰蹙沸涌西抵橫石如齟齬者乃曳而
長演逸徐去欲為小亭臨之取陸士衡招隱詩語命以
鳴玉而未暇也自此北去歷懸三四處高者至五六丈
聚散廣狹各有姿態皆可為亭以賞其趣又北捨澗循
山折而東行脚底草樹膠葛不可知其淺深其下水聲
如雷計應猶有仕屨而亦未暇尋也行數百步得石壁

高廣皆百餘尺瀑布當中而下遠望如垂練視澗中諸
懸水為最長徑當其委跣揭而度回視所歷群山皆撫
其項獨西北望半山立石叢木名豺子巖者槎牙突兀
如在天表然石瀑窮源北入雲谷則又已俯而視之矣
地勢高下大略於此可見谷口距狹為關以限內外兩
翼為軒窓可坐可卧以息遊者外植叢篁內疏蓮沼梁
木跨之植杉繞徑西循小山而上以達于中阜沼上田
數畝其東欲作田舍數間名以雲莊徑緣中阜之足北
入泉峽壁石池山楹藥圃井泉東寮之西折旋南入竹
中得草堂三間所謂晦菴也山楹前直兩峯峭聳傑立

下瞰石他東起層嶂其脅可耕者數十畝寮有道流居
之自中阜以東可食之地無不闢也草堂前隙地數丈
有臂繞前起為小山植以椿桂蘭蕙悄舊岑蔚南峯出
其背孤圓貞秀莫與為擬其左亦皆茂樹修竹翠密環
擁不見開隙俯仰其間不自知其身之高地之迥直可
以旁日月而臨風雨也堂後結草為廬稍上山頂北望
俯見武夷諸峯欲作亭以望度風高不可久乃作石臺
名以懷仙小山之東徑繞山腹穿竹樹南出而西下視
山前村壩井落隱隱猶可指數然亦不容置屋復作臺
名以揮手南循岡脊下得橫徑徑南即谷口小山其上

小平田既即以祈年因命之曰雲社徑東屬杉徑西入
西崦有崦有地數十畝亦有道流結茅以耕其間曰西
寮其西山之脊蟠繞東下與南峯西垂相齧而谷口小
山介居其間如巨人垂手拱玩珠璧兩原之水合於其
前出為南澗東寮北有桃蹊竹塢漆園度北嶺有茶坡
東北行攀危石履側徑行東峯之顛下而復上乃至絕
頂平處方丈餘回墮皆峻削下前數百丈使人眩視悸
不自保然俯而四瞰面各數百里連峯有無遠近環合
彩翠雲濤昏且萬狀亦非世人耳目所嘗見也予嘗名
湘西嶽麓之項曰赫曦臺張伯和父為大書甚壯偉至

是而知彼為不足以當之將移刻以侈其勝絕項北下有魏林橫帶半巖木氣辛烈可已瘡疾疑即方家所用阿魏者林下巖中滴水成坎大如栝椀不竭不溢里人謂之顯濟水旱禱焉又下為北澗有巨石二對立澗旁嶙峋皆萃古木彌覆藤卉蒙絡最為山北奇處里人名其左曰仁右曰義歲時奉祠如法聞自是東北去有瀑布出油幢峯下石崖隕下水瀉空中數十丈勢尤奇壯東南別各有石室三皆可居其一尤勝比兩房中通側戶旁近水泉可引以澆濯然皆未暇往觀自東嶂南出小嶺下數十步有巨石巔巔下瞰絕壑古木叢生

橫出是為中溪別徑下入村落其中路及始入南澗西崖小瀑之源各有石田數畝村民以遠且瘠棄不耕皆以貨獲之歲給守者以其餘奉增葺費勢若可以無求於外而足者蓋此山自西北橫出以其脊為崇安建陽南北之境環數百里之山未有高焉者也此谷自下而上得五之四其曠然者可望其巽然者可居昔有王君子思者棄官樓道學練形辟穀之法數年而去今東寮即其居之遺址也然地高氣寒又多烈風飛雲所需器用夜巾皆濕如沐非志完神正氣盛而骨強者不敢久居其四面而登皆緣崖壁援蘿葛崎嶇數里非雅意林

泉不憚勞苦者則亦不能至也自予家西南來猶八十
餘里以故它人絕不能來而予亦歲不過一再至獨友
人蔡季通家山北二十餘里得數往來其間自始管尊
迄今有成皆其力也然予常自念自今以往十年之外
嫁娶亦當粗畢即斷家事減景此山是時山之林薄當
益深茂水石當益幽勝館宇當益完美耕山釣水養性
讀書彈琴鼓缶以詠先王之風亦足以樂而忘死矣顧
今誠有所未暇姑記其山水之勝如此并為之詩將使
畫者圖之時覽觀焉以自慰也山樞所面雙峰之下昔
有方士呂翁居之死而不腐其地亦孤絕殊勝本屬山

北民家今亦得之名曰休菴蓋凡耕且食於吾山者皆
翁之徒也往往淳質清渾能勞筋骨以自給人或犯之
不校也者少年棄妻子從之問其所授受笑不肯言然
又益堅苦無怨悔之色嗚呼是其絕滅倫類雖不免得
罪於先王之教然其視世之貪利冒色湛溺而不厭者
則既賢矣因附記之且以自警云淳熙乙未秋七月既
望晦翁書

淳熙戊戌七月二十九日與子晦純叟伯休同發
屏山西登雲谷越夕乃至而季通德功亦自山見
來會賦詩紀事以雲卧衣裳冷分韻賦詩得冷字

端筴得幽貞考槃寄茲嶺未成長往計抱恨中耿秋
風吹庭樹遙夜枕席冷感彼歲序移慨此心事永明晨
發孤興趣駕向絕境躋攀力雖倦想象意逾騁雲山一
以眺俯仰疑倒景檢校石田收眷戀茅屋靜淹留復未
遂外物愧張卯珍重同來人妙語各清整擊節三嘆餘
超然得深省

登蘆峯

行到蘆峯最上頭幾回振策又還休因君好句撩孤興
却恨雲煙未肯收

又

循磻躋危磴披雲得勝遊蓬茅增舊葺竹樹喜新稠夢
想三秋別裝回十日留餘年端可料此地欲長休
佳友紛來集欣然會宿心風泉陪徙倚雲月共窺臨雅
唱情俱勝微言思獨深茲遊非逸豫邂逅得良箴

蘆峯次韻

澗水流千仞巖安起萬般扶藜雖有興駐屐諒難安好
客能同趣群峯肯縱觀蒼茫却無際誰與話愁端

將遊雲谷約同行者

躋檢擇幽棲搴蘿結茅屋疏泉下石澗插樹蒲煙谷時
登北源上一騁千里日雲物下逶迤岡巒遠重複暫辭

忽曠歲再往恨牽俗因悲昨將侶或在兒錄暄風悟
新陽一雨欣衆綠明發君莫遲幽期我當下

游蘆峯分韻得盡字

蘆山一何高上上不可盡我行獨忘疲泉石有招引須
史出蒙密矯首眺無畛已謂極崢嶸仰視猶嶙隱新齋
小休憩餘力更勉甬東峯切霄漢首夏正凄緊杖策同
攀躋極目散幽窟萬里俯連環千重瞰孤隼因知平生
懷未與塵慮泯歸塗未薇蕨晚餉雜蔬筍笑謂同來人
此願天所允獨往會淹留寒棲甘菌蠹山阿子慕予無
憂勒回軫

九月六日早發潭溪夜登雲谷翌旦賦此

懷山不能寐中宵命行軒亭午息畏景薄暮登危巒峻
極踰百磴縈紆欲千盤行行遂曛黑月落天風寒羽人
候中塗良朋亦林端問我何所迫而掌茲險艱疲勞既
云極飢渴不能言投裝卧中丘幸此一室寬怒號竟永
夕容枕無時安旦起闢幽戶竹樹青檀栾驚喜非昔觀
披尋得新觀淹番十日期俯仰有餘歡寄語後來子勿
辭行路難

雲谷合記事日效俳體戲作三詩寄季通

雲關須早築基址要堅牢哉竹行教密穿池岸欲高乘

春移菡萏帶雪覓蕭穆更向關門外疏泉斬亂蒿
堂成今六載上雨復旁風逐急添茆蓋連忙畢土功桂
林何日秀蘭徑幾時通并築雙臺子東山接水筒
莊舍宜先立山楹却漸管泉疏藥圃潤堰起石池清早
印荒田契仍標別戶各想應頻檢校祗恐欠方兄

雲谷懷魏元復

歎息良齋老當年共此來十峯竒絕處一望興悠哉病
怯坡雲卧詩勞擁鼻裁祗今何處所宿草閱餘哀

同丘予服游蘆峯以嶺上多白雲分韻賦詩得白
字

登巖出囂塵入谷媚泉石悠然愜幽趣不覺幾朝夕高
尋倦冢項舊賞歎陳迹仰慙仙人杖俯愧謝公屐昨日
吾弟來勇往意無數今晨蓐食能千仞一咫尺心期未
究意眼界已開闊浮野衆麓青縈雲兩川白須臾互吞
吐變化已今昔曠若塵慮空悲哉人境窄平生有孤念
萬里思矯翮感此復忡然胡為尚形役

雲谷次吳公濟韻

昔營此幽棲邈與世相絕誓將百年身求守固窮節心
期苦未遂歲月一何闊終然匹夫志肯遽甘沒沒茲晨
復登瞰目盡雲一抹激烈永嘯餘朗寥高韻發夫君內

德備不學王駘兀觀心見參倚出世自英傑竭來肯顧
我同去弄雲月微言得深扣大句亦孤拔多謝警踈慵
未敢嘆瞻忽更問毫釐問是同端是別

寄雲谷瑞泉菴主

憶昔誅茅日山房我自名風埃猶俗累煙雨負岩耕多
謝空門倡能同物外情肯來分半壑聊爾度平生少待
清秋日閑尋遠嶽盟不知誰是客一笑絕塵纓

次瑞泉詩韻

興懷來賞趣對景却忘言偶與同游客行逢幽澗原淺
泓排積腐暗竇溢流渾終待寒泉食無憂水鏡昏

雲谷二十六詠

雲谷

寒雲無四時散漫此山谷幸乞霖雨姿何妨媚幽獨

南澗

危石下崢嶸高林上蒼翠中有橫飛泉崩奔雜竒麗

瀑布

峯回危逕轉垂練忽千尋不為登山倦躊躇秋澗陰

雲關

白雲去復還黃塵到難入只有澗水聲出關流更急

蓮沼

亭亭玉芙蓉迥立狀澄碧只愁山月明照作寒露滴

杉徑

南起雲關口縈紆上草堂天風發清籟山月度寒光

雲莊

小丘橫翠几層嶂復嵯峨釋耒閑來者巖姿此處多

泉硤

入關但平田復此得清響何必問真源襟袖一蕭爽

石池

兩岸蒼峭石護此碧泓寒秋月來窺影驪珠吐玉盤

山檻

山檻一帳望恨此雲迷谷仙人不可期縹渺雙鬢綠

藥圃

長鋏斲靈根蔣此泉下圃珍齊未須論丹黃已堪煮

井泉

山高澤氣通石竇飛靈液默料谷中雲多應從此出

西寮

畚田種胡麻結草寄林樾珍重無心人寒棲弄明月

晦菴

憶昔屏山翁示我一言教自信久未能巖棲冀微效

草廬

青山繞蓬廬白雲障幽戶卒歲聊自娛時人莫留顧

懷仙

西望多奇峯北瞰獨仙府欲致武夷君石壇羅桂醕

揮手

山臺一揮手從此斷將迎不見塵中事惟聞打麥聲

雲社

自作山中人即與雲為友一嘯雨紛紛無勞三奠酒

桃蹊

澗裏春泉響種桃泉上頭爛紅紛委地未肯出山流

竹塢

桃蹊北麓竹塢深不堪秋夜永風雨助悲吟

漆園

舊聞南華仙作吏漆園裏應悟見割憂嗒然空隱几

茶坂

携籬北嶺西采擷供茗飲一啜夜窓寒跣趺謝衾枕

絕頂

當年赫曦臺移治在茲嶺寥廓無四隣二光疑倒影

北澗

土斷川亦分北下成陰澗秀石得佳名服膺吾敢慢

中溪

南下東嶺阿云是中溪道巖樹愛膠枝石田悲蔓草

休菴

別嶺有精廬林岵亦幽絕無事一往來茶火不須設

雲谷雜詩十二首

登山

夕陽翳東峯微月下西嶺不辭青鞋穿陟此巖路永巖
路永且躋中情何耿耿

值風

山下風吹衣山上風拔木茅茨何足保瀛海慮翻覆永
念執壺人無心還自慙

既月

風起雲氣昏風定天宇肅遙遙萬里暉炯炯穿我屋良
友共徘徊山中詎幽獨

謝客

野人載酒來農談日西夕此意良已勤感歎情何極歸
去莫頻來林深山路黑

勞農

四體久不勤筋力坐驚緩何事兩山阿離離豆苗滿多
謝植杖翁居然見長短

講道

高居遠塵雜崇論探香冥疊疊玄運駛林休群動爭天
道固如此吾生安得寧

懷人

吾黨二三子欲來從我遊塵機諒擾擾遐諾終悠悠空
山日復脫佇立悵夷猶

倦遊

故人千里別約我仍丹丘去何一解散書到令人愁此
山豈不幽何必賦遠遊

修書

細書厭塵累執簡投雲關靈鑰啓玄秘蕭斧鋤幽姦書

成莫示人留置此山間

冥坐

登山思無窮臨水心未厭沈疴何當平膏肓今自砭默
坐秋堂空遐觀靡餘念

下山

行隨流水聲步出哀壑底綠樹枝相樛白澗石齒齒樹
石無窮年流水日千里

還家

出去柴門掩歸來蕙草秋素萼林下吐清芬衣上浮欲
寄山中友日莫悵離憂

卜居

卜居屏山下俯仰三十秋終然村墟近未愜心期幽近
聞西山西深谷開平疇茆茨十數家清川可行舟風俗
頗淳朴曠土非難求誓捐三徑資往遂一壑謀伐木南
山嶺結廬北山頭耕田東溪岸濯足西溪流朋來即共
懽客去成孤遊靜有山水樂而無身世憂著書俟來哲
補過希前修茲焉畢暮景何必營菟裘

觀西山懷嶽麓以為莫能相上下也聊賦此云

風月平生意江湖自在身
羊華供轉徙眼界得清新
試問西山雨何如湘水春
悠然一長嘯妙絕兩無倫

列岫望西山最正殆無毫髮遺恨滕王秋屏皆不
及也因作此詩二首

城中望西山柱頰空朝暮不到列岫亭詎知親切處
東西水平分南北山中判妙處毫髮間高略無遺笑

百丈山記

登百丈山三里許右倚絕壑左控垂崖疊石為磴十餘級乃得
度山之勝蓋自此始循磴而東即得小澗石梁跨於其上皆蒼
藤古木雖盛夏亭午無暑氣水皆清澈自高淙下其聲濺然
度石梁循兩崖曲折而上得山門小屋三間不能容十許人然
前瞰澗水後臨石池風來兩峽間終日不絕門內跨池又為石
梁度而北躡石梯數級入庵菴繞老屋數間卑痺迫隘無足觀
獨其西閣為勝水自西谷中循石鐫奔射出閣下南與東谷水
並注池中自池而出乃為前所謂小澗者閣據其上流當水石
峻激相搏處最為可玩乃壁其後無所睹獨夜卧其上則枕席

之下終夕潺潺久而益悲為可愛耳出山門而東十許步得石
臺下臨峭岸深昧險絕於林薄間東南望見瀑布自前岩穴瀉
湧而出投空下數十尺其沫乃如散珠噴霧日光燭之璀璨奪
目不可正視臺當山西南缺前接蘆山一峯獨秀出而數百里
間峯巒高下亦皆歷歷在眼日薄西山餘光橫照紫翠重疊不
可殫數且起下視白雲滿川如海波起伏而遠近諸山出其中
者皆若飛浮來往或湧或沒頃刻萬變臺東徑斷鄉人鑿石容
磴以度而作神祠於其東水旱禱焉畏險者或不敢度然山之
可觀者至是則亦窮矣余與劉充父平父呂叔敬表弟徐周賓
游之既皆賦詩以紀其勝余又叙次其詳如此而最可觀者石

磴小澗山門石臺西閣瀑布也因各別為小詩以識其處呈同
游諸君又以告夫欲往而未能者

游百丈山以徙倚弄雲泉分韻賦詩得雲字

執熱倦煩跼駕言起宵分隨川踏曉月度嶺披朝雲攀緣白石
梯拂拭蒼蘚紋噴薄驚快觀琮瑋喜先聞奇哉此精廬眇然隔
塵氛諸公肯同來定非俗子群永日坐清樾短章策奇勳慨然
念疇昔聯裾已荒墳中路志罄行寸心謾絲棼堆應泉石願三
生有餘薰茲遊獲重尋十載心氤氳他年訪舊躅山靈莫後文

百丈山六詠 石磴

層崖俯深幽微徑忽中斷努力一躋攀前行有奇觀

小澗

兩崖交翠陰一水自清瀉俯仰契幽情神襟頓飄洒

山門

置屋兩山間巧當奇絕處峽束百泉傾澗激回風度

石臺

出谷轉石稜俯身窺木末夕眺嵐翠分朝隋雲海闊

西閣

借此雲窓眠靜夜心獨苦安得枕下泉去作人間雨

瀑布

巔崖出飛泉百尺散風雨空質麗晴暉龍寫共分舞

武夷圖序

武夷君之名著自漢世祀以乾魚不知果何神也今建寧府崇安縣南二十餘里有山名武夷相傳即神所宅峯巒崑壑秀拔奇偉清溪九曲流出其間兩崖絕壁人迹所不到處徃徃有枯查挿石罅間以度舟舡棺柩之屬柩中遺骸外列陶器尚皆未壞頗疑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決時夷落所居而漢祀者即其君長盖亦辟世之士生為衆所臣服沒而傳以為仙也今山之群峯最高且正者猶以大王為號半項有小丘焉豈即君之居耶然舊記相傳說妄不經不足考信故有版圖迫近憑漫亦

難辨識今冲佑羽人高君文舉始復更定此水於其鄉
偕隱頭之間為能有以盡發其祕且屬隱屏精舍仁智
堂主為題其首以祛舊傳之惑云

武夷精舍序

武夷之溪東流凡九曲而第五曲為最深蓋其山自此
而南者至此而盡聳全石為一峯拔地千尺上小平處
微戴土生林木極蒼翠可玩而四隕稍下則反削而入
如方屋帽者舊經所謂大隱屏也屏下兩麓坡地旁引
還復相抱抱中地平廣數畝抱外溪水隨山勢從西北
來四屈折始過其南乃復繞山東北流亦四屈折而出

溪流兩旁丹崖翠壁林立環擁神剎鬼刻不可名狀舟
行上下者方左右顧瞻錯愕之不暇而忽得平岡長阜
蒼藤茂木按行迤靡膠葛蒙翳使人心目曠然以舒竊
然以深若不可極者即精舍之所在也直屏下兩麓相
抱之中西南向為屋三間者仁智堂也堂左右兩室左
曰隱求以待棲息右曰止宿以延賓友左麓之外復前
引而右抱中又自為一塢因累石以門之而命曰石門
之塢別為屋其中以俟學者之群居而取學記相觀而
善之義命之曰觀善之齋石門之西少南又為屋以居
道流取其書道受中語命之曰寒棲館直觀善前山之

顛為亭回望大隱屏最正且盡取杜子美詩語名以晚
對其東出山皆臨溪水因故基為亭取胡公語名以鐵
笛說其本詩注中寒栖之外乃植援列拱以斷兩巖之
口掩以柴扉而以武夷精舍之扁揭焉經始於淳熙癸
卯之春其夏四月既望堂成而始來居之四方士友來
者亦甚衆莫不歎其佳勝而恨它屋之未具不可以久
留也釣磯茶竈皆在大隱屏西磯石上平在溪北岸竈
在溪中流巨石屹然可環坐八九人四面皆深水當中
科曰自然如竈可爨以瀹茗凡溪水九曲左右皆石壁
無側足之徑唯南山之南有蹊焉而精舍乃在溪北以

故凡出入乎此者非魚艇不濟總之為賦小詩十有二
篇以紀其實若夫晦明昏旦之異候風烟草木之殊態
以至於人物之徜徉猿鳥之吟嘯則有一日之間恍惚
萬變而不可窮者同好之士其尚有以發於予所欲言
而不及者乎哉

精舍

琴書四十年幾作山中客一日茅棟成居然我泉石

仁智堂

我慙仁知心偶自愛山水蒼崖無古今碧澗日千里

隱求齋

晨窓林影開夜枕山泉響隱去復何求無言道心長

止宿寮

故人肯相尋共寄一第宇山水為留行無勞具雞黍

石門塢

朝開雲氣擁暮掩薜蘿深自笑晨門者那知孔氏心

觀善齋

負笈何方來今朝此同席日用無餘功相看俱努力

寒栖館

竹間彼何人抱甕靡遺力遙夜更不眠焚香坐看壁

晚對亭

倚筇南山巔卻立有晚對蒼峭矗寒空落日明影翠

鐵笛亭

山前舊有奪秀亭故侍即胡公明仲嘗與

鐵笛亭山前舊有奪秀亭故侍即胡公明仲嘗與
織笛有俠使氣晚更晦迹自放山水之間善吹
吹與衆仙聽之句亭今廢久一日與客及道士
數人尋其故址適有笛聲發於林外悲杜回鬱
今名

何人轟鐵笛噴薄兩崖開千載留餘響猶疑笙鶴來

釣磯

削成蒼石稜倒影寒潭碧永日靜垂竿茲心竟誰識

茶竈

仙翁遺石竈宛在水中尖飲罷方舟去茶煙裊細香

漁艇

出載長煙重歸艇片月輕千巖猿鶴友愁絕棹歌聲

傾天柱峯心遠無繁翠水口精舍清涼亦與翁論

屹然天一柱雄鎮幹維東祇說乾坤大誰知立極功

何入洞天

絕壁上千尋隱約巖栖處笙鶴去不還人間自今古

畫鶴

誰寫青田質高超鷹鷲群長疑風月夜清吹九霄聞

仰高堂

面勢來空翠哦詩獨好仁懷人今已矣誰遣棟梁新

此堂與迎綠亭皆劉建康所名禮記引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詩而曰詩之好仁如此

趨真亭

危亭久已傾祇有頽基在何事往來人不知容鬢改

大小藏巖

藏室爰相望塵編何莽鹵欲問伯陽翁風煙迷處所

金丹竈

仙人推卦節煉火守金丹一上煙霄路千年亦不還

次韻傳文武夷道中五絕句

地久天長歲不留坐來念念失藏舟回看萬法皆兒戲

還直先生一笑不關直

分符擁節幾經年聞道方成屋數椽只恐未容高枕卧
却須持橐聽鳴鞭
勲業今從鏡裏休篋中空有敝貂裘死灰那復飛揚意
惠許深漸不易酬
常記桐城十載前幾回風雨對床眠它年空憶今年事
却說黃亭共惘然
諸郎步武各駸駸季子尤憐產萬金衣鉢相傳自端的
老生無用與安心

出山道中口占

川原紅綠一時新莫雨朝晴更可人書冊埋頭無了日

不如拋却去尋春

劉子澄遠寄羊裘且有懷仁輔義之語戲成兩絕

為謝以發千里一笑

短棹長策九曲灘晚來閑弄釣魚竿幾回欲過前灣去
却怕斜風特地寒
誰把羊裘與醉彼故人心事不相違狂奴今夜知何處
月冷風淒未肯歸

淳熙甲辰中春精舍間居戲作武夷擢歌十首呈

諸同遊相與一笑

武夷山上有仙靈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識箇中奇絕處

擢歌閑聽兩三聲

一曲溪邊上釣船
幔亭峯影蘸晴川
虹橋一斷無消息

萬壑千巖鎖翠煙

二曲亭亭玉女峯
插花臨水為誰容
道人不復荒臺夢

興入前山翠幾重

荒禾作陽

三曲君看架壑船
不知停擢幾何年
桑田海水今如許

泡沫風燈敢自憐

四曲東西兩石巖
花垂露碧檻
金雞叫罷無人見

月滿空山水滿潭

五曲山高雲氣深
長時烟雨暗
平林林間有客無人

乃聲中萬古心

六曲蒼屏遠碧灣
茅茨終日掩柴關
客來倚擢巖花落

猿鳥不驚春意閑

七曲移船上碧灘
隱屏仙掌更回看
却憐昨夜峯頭雨

添得飛泉幾道寒

八曲風煙勢欲開
鼓樓巖下水縈迴
莫言此處無佳景

自是遊人不上來

九曲將窮眼豁然
桑麻雨露是平川
漁郎更覓桃源路

除是人間別有天

宿武夷觀妙堂二首

陰靄除已盡山深夜還冷獨卧一齋空不眠思耿耿
閑來生道心妄遣慕真境稽首仰高靈塵緣誓當屏
清晨叩高殿緩步遶虛廊齋心啓真秘焚香散十方出
門戀仙境仰首雲峰蒼躑躅野水際頓將塵慮忘

次公濟精舍韻

一室空山裏纖塵迥莫侵若非同臭味誰肯遠過臨健
策凌丹壑清詩動玉琴溪邊一回首平地足崎嶇

奉同公濟諸兄自精舍來集冲佑之歲寒軒因諸
羽客同飲公濟有詩贈守元章師因次其韻

蓬萊清淺今幾年武夷突兀還蒼然但忻丹籍有期運

不悟翠壁無寅緣鼎中龍虎應浪語紙上文豈非真傳
明朝猿叫三峽路一葉徑上滄浪船

過武夷作

弄舟緣碧澗棲集靈峯阿夏木紛已成流泉注驚波雲
闕啓蒼茫高城鬱嵯峩眷言羽衣子悅仰日婆娑不學
飛仙術纍纍丘冢多

奉陪機仲宗正景仁太史期會武夷而文叔茂實
二友適自昭武來集相與泛舟九曲周覽巖壑之
勝而還幾仲景仁唱酬迭作謂僕亦不可以無言
也衰病懶廢那復有此勉出數語以塞嘉貺不足

為外人道也

此山名自西京傳舟臺紫府天中天似聞雲鶴時降集
應笑磨礧空回旋我來適此秋景晏青楓葉赤搖寒烟
九還七返不易得千巖萬壑渠能專同遊幸有二三子
天界此適非徒然梁即季子山澤耀傳伯爰益瀛洲仙
相終相得要強附却恨馬腹勞長鞭黃華未和白雪句
盡舸且共清冷川回船罷酒三嘆息百歲誰復來通泉
盈虛有數豈終極為君出此窮愁篇

方池

武夷之境多神仙我亦駐此臨風軒方池清夜墮碧月

重簾白日垂洞門暗泉湧地紫波動微雨在藻金魚翻
倚檻照影清見底拄杖卓石尋無源洗頭玉女去不返
遺此丈八芙蓉盤漢船明日泛九曲出入紫翠聽潺湲
便欲此地覓真隱何必商山求綺園

游武夷隱屏峯以相期拾瑤草分韻賦詩得瑤字
秋聲入庭戶殘暑不敢驕起趁汗漫期兩袂天風飄眷
焉此家山名號列九霄相與一來集曠然心朗寥棲息
共雲屋追尋喚漁樵一水屢索迴千峯鬱岩堯蒼然大
隱屏林端聳孤標下有雲一壑仙人以相招授我黃素
書贈我英瓊瑤節茂幾時見自此遺紛囂

昔謂行視武夷精舍作

神山九折溪泓此中半水深波浪濶浮綠春渙渙武

溪凡九曲多急流亂石此第五上有蒼石屏百仞聳雄

觀蘄巖露垠堦突兀倚霄漢此方屋帽按舊圖名大隱

屏淺巖下縈迴深林人叢灌胡然閱千載逮此開一旦

峯下小山重伏中有平地數十丈喬木長藤茂林脩竹

能卜策以我乘新村船輟棹青草岸榛莽喜誅鉏面勢

窮考按居然一環堵妙處豈輪奐左右矗竒峯躊躇極

佳玩方徑始時予以病不能來至是送別西山始自新

大隱屏面直溪南大山左有魏王上是時芳節闌紅綠

紛有爛好鳥時一鳴王孫遠相喚山多暫遊意已愜獨
往身猶絆珍重舍瑟人重來足幽伴已納初夏與同

文公居潭題跋甚多今選其為潭尹題者刻之

跋東陽郭德輔行狀

東陽郭君德輔將葬其子洪不遠數百里過予於建溪
之上狀其行事一通以請銘而今四明帥守林公和叔
前太府丞呂君子約又皆以書來言君之為人如狀不
誣可銘無愧也予雖不及識德輔然以二君子之言而
讀其狀見其好學樂善之誠忠厚廉退之實心固樂為
之書顧念此以多病心目俱衰凡銘之請所諾而未及
償者前後以十數所辭而不敢諾者又不止此今復安
敢越次開端以來怨詈因謝不能而洪請益堅予悲其

意乃為書其行狀之後如此而歸之抑林呂二君子皆
非輕許人者其言固足以信後世矣又何族於予銘哉
慶元二年九月丁丑朔旦新安朱熹書

跋許侍郎詩卷

侍郎許公經事綜物之才見於已試其為文章蓋直吐
出胸中之蘊未嘗屑屑焉為如是之言也其孫建陽丞
公視熹以公手書詩卷觀其長篇大句固自雄健豪逸
磊落驚人而新宅書懷近體諸作又皆律切精穩不留
縫罅亦足以驗其才力之有餘無所施而不可矣熹與
公俱江東人所居徽饒之間相望不百里獨恨生長閩

嶠不及識公顧今於此廼獲窺其筆蹟而因以得其為
人豈非幸耶慶元丙辰十月丙午朔旦婺源朱熹書

跋蔡端明帖

蔡公書備衆體此卷評書一紙獨有歐虞筆意甚可愛
也慶元己未三月八日雲谷老人觀縣大夫張侯所藏
為識其後

跋張安國帖

安國天資敏妙文章政事皆過人遠甚其作字多得古
人用筆意使其老壽更加學力當益奇偉建陽張大夫
珍藏此紙間以視予展玩恍然如接譚笑書其後而歸

之慶元己未三月八日

跋余巖起帖

熹少時猶頗及見前輩而聞其餘論觀其立心處已則以剛介質直為賢當官立事則以強毅果斷為得至其為文則又務為明白磊落指切事情而無含胡齷齪眡盱側媚之態使讀之者不過一再即曉然知其為論某事出某策而彼此無疑也近年以來風俗一變上自朝廷播紳下及閭巷葦布相與傳習一種議論制行立言專以醞藉襲藏圓熟軟美為尚使與之居者窮年而莫測其中之所懷聽其言者終日而不知其意之所鄉回

視四五十年之前風聲氣俗蓋不啻寒暑晝夜之相反是孰使之然哉觀於龍山余公之文者亦可以慨然而有感矣余公諱良弼字巖起自為諸生即以文鳴於場屋以鄉舉類試外臺熹之先君子與故直秘閣吳公公路得其文而異之以為真有可用之實取而寘之前列旋入幕府即以畫策平賊有功出入中外遂分帥閩皆有聲烈平生為文甚多亡逸之餘所存止此然皆務實應用之作不為空言沒後二十八年其季子大用尉建陽出以相視熹以先世之契又嘗獲以少吏事公於溫陵辱獎進而收教焉衰莫零落乃復得斯文而讀之其

所感於今昔之變又當如何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
缺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熹於余公之文亦
云因太息而書其後大用廉介不苟遇事敢前蓋有公
之風烈云紹熙癸丑十二月庚申朝散郎秘閣修撰主
管南京鴻慶宮朱熹書

朱集潭沙畢

樂府

西江月

睡處林風瑟瑟覺來山月團團身心無累久輕安况有
清凉池館○句穩翻嫌白俗情高却笑 蘭膏元自少
陵殘好處金章不換

又和

堂下水浮新綠門前樹長交枝晚涼快寫一篇詩不說
人間憂喜○身老心閑益壯形懼道勝還肥軟輪加壁
未應遲莫道前非今是

江檻詞

已分江湖寄此生長叢短笠任陰晴鳴橈細雨滄洲遠
繫舸斜陽畫閣明○竒絕處未忘情幾時還得去尋盟
江妃定許指雙佩漁父何勞笑獨醒
叔懷嘗夢飛仙為之賦此歸日以呈茂獻侍郎當
發一笑

脫却儒冠著羽衣青山綠水浩然歸看成鼎內真龍虎
管甚人間閑是非○生羽翼上烟霏回頭祇見家纍纍
未尋跨鳳吹簫侶且伴孤雲獨鶴飛

用傳安道和朱希真梅詞韻

臨風一笑問群芳誰是真香純白獨立無朋筭只有姑

射山頭仙容絕艷誰憐貞心自保邈與塵緣隔天然殊
勝不關風露冰雪○應笑俗李麤桃無言翻引得狂蜂
輕蝶爭似黃昏閑弄影清淺一溪霜月畫角吹殘瑤臺
夢斷直下成休歇綠陰青子莫教容易坡折

江檻詞

莫雨朝雲不自憐放教春漲綠浮天祇今畫閣臨無地
宿昔新詩滿繫船○青鳥外白鷗前幾生香火舊因緣
酒闌山月移雕檻歌罷江風拂玳筵

隳括杜牧之齊山詩作水調歌頭

江水浸雲影鴻鴈欲南飛携壺結客何處空翠眇烟霏

塵世難逢一笑况有紫萸黃菊堪插滿頭歸風景今朝
是身世昔人非○酬佳節須酩酊莫相違人生如寄何
事辛苦怨斜暉無盡今來古往多少春花秋月那更有
危機與問牛山客何必獨沾衣

真水調歌頭聯句問訊羅漢

雪月兩相映水石互悲鳴不知岩上枯木今夜若為情
應見塵中膠擾便道山間空曠與磨了平生與磨了平
生○僧不流行喜起披衣瞻碧漢露華清寥千載此
事本分明若向乾坤識易便信行藏無間處總圓成
記取淵非語莫錯定盤星

次表機仲韻水調歌頭

長記與君別丹鳳九重城歸來故里愁思悵望渺灘平
今夕不知何夕得其寒潭烟艇一笑俯空明有酒徑須
醉無事莫關晴○尋梅去踈竹外一枝橫與君吟弄風
月端不負平生何處車塵不到有箇江天如許爭昔換
浮名只恐買山隱却要鍊丹成

滿江紅劉知郡生朝

秀野詩翁念故山十年乖隔聊命駕朱門舊隱綠槐新
陌好雨初晴仍半暖金缸玉笋開瑤席更流傳霞藻借
江天留春色○過里社將兒姪談往事悲陳迹喜尊前

見在鏡中如昔兩鬢全欺煙樹綠方瞳好映寒潭碧但
一年一度一歸來歡何極

浣溪沙次秀野酴醾韻

壓架年來雪作堆珍藜也是近移栽肯令容易放春回
○却恐陰晴無定度從教紅白一時開多情蜂蝶早飛
來

好事近

春色欲來時先破滿天風雪坐使七閩松竹變珠幢玉
節○中原佳氣鬱葱葱河山壯宮闕丞相功成千載映
黃流清澈

南歌子次張安國韻

落日照樓船穩過澄江一片天珍重使君番客意依然
風月從今別一川○離緒峭危絃永夜清霜透幕攔明
日回頭江樹遠懷賢目斷晴空鴈字連

雪梅二閩奉懷敬夫

雲垂幕陰風慘淡天花落天花落千林瓊玖一空鸞

○征車渺渺穿華薄路迷迷路增離索增離索剡溪山

水碧湘樓閣

此閩今草堂詩餘刊作張安國詠雪而見于憶秦娥
之下錄之似傳雅君子正

梅花發寒稍掛著瑤臺月瑤臺月和羹心事履霜時却

○野橋流水聲嗚咽行人立馬空愁絕空愁絕為誰凝

佇為誰攀折

家藏集云題二闕後自是不復作美者詩一

久思繁哇混太和云何今日

拍吟哦世間萬事皆如此兩

業行將用寄拘

晚紅飛盡春寒淺，寒春盡飛紅晚尊酒綠陰繁。陰
綠酒尊。老仙詩句好好句詩仙老長恨送羊芳。年

送恨張

日四次圭父回文韻

莫江寒碧榮長路路長榮碧寒江莫花塢夕陽斜斜陽
夕塢花。容愁無勝集集勝無愁客醒似醉多情情多
醉似醒

與陳同父書

某叩首再拜訢哀叙謝略具前幅而痛苦之懷終者不

能以言語自見者三復來教及所示真文則已略盡之

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自聞意外之患既解而益急地

遠無從詞知動息親舊書來亦不能言其詳第切憂嘆

而已數日前得沈應先書乃報云云自是必可伸靈今

日忽見使人得所惠書乃知盲料亦誤中也急存疾讀

悲喜交懷又念常年此時常蒙惠問不謂今歲彼此况

殊乃如此又益以悼嘆也觀望既息黑白自分千萬更

且寬以處之天日在上豈容有此冤枉事也亡子卜葬

已得地但陰陽家說須明年夏乃可窆今且殯在墳庵
其婦子却且同在建陽寓舍小孫壯實篋厚近亦不
安然觀其意氣橫逸却似可望賴有此少寬懷抱然每
抱撫之悲緒觸心殆不可為懷也五夫所居眼界殊惡
不敢復歸已就此卜居矣然囊中絕有數百千工役未
十一二已掃而空矣將來更須做債方可了辦甚悔始
謀之率尔也但其處溪山却儘可觀七子素亦愛之今
苟不及見此營築念之又不能勝痛也奠文說盡事情已
為宣白哀慟之餘哽咽不能自己此兒素知尊慕凡之
文此足以少慰之矣更有少懇將來葬處欲得教語誠

之此子自幼秀慧生一兩月見文書即喜笑咿嗚如誦
讀狀小兒戲事見必學學必能然已能輒弃去後來得
親師友意甚望之既而雖稍懶廢然見其時道言語亦
有可喜者但恐其驚於浮華不欲以此獎之去年到婺
以書歸云異時還家決當盡捐他習刻意為己之學私
切喜之日望其歸不意其至此也痛哉痛哉尚忍言之
此語未嘗為他人道以老兄素有教誨獎就之意輒以
不朽為託伏惟憐而許之千萬幸甚更一兩月當遣人
就請也奠禮有狀拜謝但來人至江山遇盜頗有所失
亡今贖到兩縑云是他人所償此不敢留却封納却可

送官給還本主也無以件書白毛巾一端往奉冬裘之
須幸視至未有承教之期惟千萬自愛為禱某叩首再
拜見大金續集七卷九張

慶元六年庚申答楊子直書

此書閏二月二十七日書去
文公夢奠之日先十二日也

熹病日覺沉重而醫者咸以為可治但服藥殊不見効亦付之
無可奈何安坐拱手以聽天命耳曾先祖在此備見當能道之
也此間諸况曲折亦不暇詳布渠亦可問也前書所求妙札曾
為落筆否便中早得寄示為幸近以書懇益公求作先人墓碑
不知渠肯作否若肯作又并書即不敢奉說不然又當有請也
夏小正文已編入禮書但所見數本率多舛誤所示朱暇參考

少俟切工子細校畢即納還也四民月令亦見當時風俗及其
治家齊整即以嚴致平之意推尋也亦俟抄了并納還不知近
日更得何異書便中望見告此却亦讀得舊書但鍛鍊得愈純
熟亦頗有實用不專是空言也此間新定參同契曾寄去否如
未有可喻及當續致也此書理會他下手處不得但愛其文古
雅因校此本買檀還珠甚可笑也見大金四十五卷

與黃直卿書

三月八日熹啟人還得書知已至三山一行安樂又知授學次
第人益信向所示告文規約皆佳深以為慰今想愈城倫理凡
百更宜加勉力吾道之託在此者吾無憾矣衰病本自畧有安

秦虎
在之
乳名

意為俞夢達薦一張醫來用硃砂巴豆等攻之病遂大變此兩
日愈甚將恐遂不可支吾泰兒又遠在千里外諸事無分付處
極以為撓然凡百已定只得安之耳異時諸子諸孫切望直卿
一一堆誠力賜教誨使不大為門戶之羞至祝至祝禮書今為
用之履之不來亦不濟事無人商量耳可使報之可且就直卿處
折衷如向來喪禮詳畧皆已得中矣臣禮一篇兼舊本今先附
案一面整理其他并望參考條例以次修成就諸屬借來可校
作兩樣本行道大小并附去并紙各十番可收也謙之公庶各煩
致意不意遂成永訣各希珍重仁卿未行亦為致意病昏且倦作
字不成所懷千萬徒切悽黯不具見大全廿九卷

其文公居考亭時書跋固多今不統錄惟此三首已明言觀
于考亭溪居及云書于考亭清濠閣故不得不錄之以為
病叟名實哉

跋陳徽猷墓銘誌後

秦遂相用陳公為淮西帥蓋將付以邊事公以其意巨
測力辭不就頃年公再罷番陽熹見公考亭私第公為
熹言此甚詳今不能盡記其曲折也淳熙辛丑中冬七
亥因觀汪公所撰誌銘書此以補其缺時汪公薨已七
年而敬天明仲亦已下世令人悲慨之深新安朱熹書
公孫坦藏

跋東坡祭范蜀公文

汪季路所藏蘇文忠公祭范忠文公文藁慶元丁巳十月己卯朱熹觀于考亭溪居

跋李參仲行狀

鍾山先生李公參仲之子季札奉其先君子行狀一通不遠數百里謁予於建溪之上拜起垂泣而以銘墓為請予之先世家婺源與公為同縣人而客於建也久矣紹熙庚午歲予年二十餘始得一歸故鄉拜其墳墓宗族姻黨於是廼獲識公而聽其餘論心固已知其賢然是時年少新學未能有以扣也中年復歸而再見公然

行將益親而公已營鍾山所住為將老焉之計矣門林之間渠清沼深竹樹蒙密時命予與程弟允夫徜徉其間講論道義談說古今觴詠流行屢移晷刻間乃出其平生所為文詞使予誦之則皆高古竒崛而深厚嚴密如其為人予以是心益敬公而自恨其不能久留以自相與追逐於東阡北陌之間也既別而歸書疏不絕其後數年間公物故予以憂患疾病之不寧不能一往哭公而公之諸子不能為罪更以不朽為託遂受其狀而讀之則又允夫之文也三復之餘公之聲容恍若相接永念故國人物眇然如公之賢寧可復得顧雖不敏

其何敢有愛於言乎乃以病衰心力凋耗把筆欲下而
神已不俱來矣遂無以塞李子之意而姑記其篇末如
此以見允夫之狀果無媿辭予雖有作亦不能有以加
也滕珙所記足補狀缺大抵數十年來鄉人子弟多自
好而善於文詞亦其師友淵源之有自也慶元元年十
二月癸巳冬至吳郡朱熹書于考亭所居清邃閣

滄洲病叟集終

其年主滄洲病叟集終
其年主滄洲病叟集終
其年主滄洲病叟集終

朱集潭抄

文公十四歲居潭溪之上故登科錄載為開耀鄉人至
國朝洪武十四年除開耀以二里併為一里名曰建忠里則開耀鄉止
一半在建陽餘一半入崇安也故今建陽止有五鄉其文公吟詠今彙
于谷里之下以便過者知式焉其或為里人狀行及不閑世道者
只錄其目而全文不與焉記則全見後卷

建寧鄉

建陽縣

扁係文公書洪武元年知縣吳義移于譙樓之上至成化十七年知縣海澄重揭。此據縣志
云而今之揭者已非文公之筆不知真容尚存否

跋登瀛閣記

淳熙乙酉十月四日文公為建陽夫程起宗書。全文見大全卷九張

跋余巖起帖

紹熙癸丑三月庚申為建陽尉余文用題。全文見後

跋許侍郎詩卷 慶元丙辰十月戊午朔為建陽丞題。全文見後

跋張安國帖 慶元己未正月為建陽張大夫題。全文見後

送建陽陳丞伯厚還鄉 詩一首見病叟廿五張

謹次謹大夫見屬之韻 絕句一首見病叟廿五張 主簿廳記見後

題景福僧開窓次范碩夫韻 昨日上牆當面立今朝竹牖向陽開此心若道無通塞 明時何緣有去來

建陽登高丘氏 慶元戊午四月文公跋葦菴書昆陽賦云先君罷官來寓建陽登高 丘氏之居云云全跋見外誌集彙卷六張

同由里 本童遊里俗作同由里

童遊橋 紹熙二年青文公辭官歸次潭陽寓童遊橋云

童遊學基 文公與蔡西議以護國寺基創學值學禁遂止淳祐丙子文公季子在請于朝而 焉移護國寺于水東之澗

明倫堂 泮宮 皆文公手筆至今在 藏書閣記 四賢堂記 俱見後卷

尊經閣銘 於穆 聖繼天測靈出此謨訓為我光明水言室之匪金歛贏 咀實百世

藏書厨銘 建邑名摩司教有儒何以為訓具在此書非學何非其高習終其倦聖賢可及 銘見縣志卷一百一十張

洛田里

丘子野扁芥溪小隱 四字文公題至今存文公有九曲詩并序詩卷見後卷

丘子服 文公與之詩書頗多今已選數首為病叟集餘未錄

建忠里

名堂室記 五夫社倉記 百火山記 并詩六首。悉見後卷

會仙橋 在夷里古亭文公題 屏山書院 在夷里今移建寧府坊門文公題

六經堂 文公題 書劄子 輦十七景詩十七首 俱在潭溪之右

黃子衡 文公與之序詩卷見後卷

黃子厚名銖字子厚長于詩文公為之序慶元五年四月廿八日遣男奉哭并奠以文

懷潭溪舊居憶住潭溪四十年好峯無數列峯前雖非水抱山環地却是冬溫夏冷天遠舍扶疎十竹傍崖寒冽一泓泉誰教失記東遷繆德即西窓日滿川

南峯寺田據年譜按乾道中田峯跋云初屏處朱子講道武表去家頗遠特于中途建歇庄買田二百餘畝以供諸費后悉畀南峯寺至今猶存。據云云思亦未至疑

更五夫上里武表下許之中間先年有送田與博士博士云云公既與寺我何如更當取竟不受今愚亦不知誰博士但不受之節真得家法者也

三衢里

龍隱庵次子桂莖庵後

群玉鄉

三貴里又云三桂里

考亭內事散見各卷茲不重註

蔡國傳墓在黃花山文公題

學士原堊聘士劉勉之先生文公撰有墓表。今俗名良源

周明作母堊新嶺天湖文公銘其墓陳氏三桂里人明作文公弟子

油岩庵和亭服韻。游州岩下水冷。枕石何妨夢裏听。要與他年成故事。謾尋幽處著新亭

崇仁得里

雲際寺文公與門人許順之宿寺將別以詩求教文公次韻云薄暮披花縣聯車入翠微長林生闕月永夜照寒扉清語欣無歎離懷悵有違勉哉彊毅力千里要同歸

興賢上里

大闡社倉記見後卷

興賢下里

長灘社倉記見後卷

黃場山三字至今在庵門首相傳一木柵亦係文公時者此亭親見矣係桐柴好刻琴云文公文有詩。闡道黃場山頭千峯環抱百泉幽澗君拄杖手去飽看人間萬頃秋

魏國錄

名槌之更名按之字實與文公最善其祭文墓銘俱文公為者俱未錄

仁義鄉

際泰里

寒泉林

祝氏夫文公母墓

雲谷

記詩多悉見卷後

赫曦臺

在雲谷東文公嘗遊命以名

西山

與雲谷對峙祭元定結廬文公嘗與講道其間有居詩一首見後

景福僧舍

淳熙己巳三月晦日跋米元章帖于西山景福僧舍。全見大全文卷

崇故里

茶壩龍湖

文公壅長子之處又作有壩記見上卷

龍湖庵

文公簡蔡季通帖云昨日冒雨登龍湖幸死它但路滑狼狽耳書堂高敞

勝雲谷武長亦多容得人他時儘可相聚也
澤謁室印祖墓經過此庵見其大同山作對清高端正竊重之既而得文祖之書云
始竟曾為先儒有取已但其言見于季通札故人不知以為勝雲谷武長也敬錄之

崇政上鄉

永忠里

瑞樟書院

文公嘗講道其間

游御史祠記

見後卷

南溪樟隱

歲寒

文公為祝表姪書此字祝伯和自有記見事文類聚

永平里

長平呂氏夫人墓誌銘

長平蔣氏夫人墓誌銘

俱見大全

嘉禾里

九峯山

堯文公與劉氏夫人

崇政下鄉

北落里

虞氏夫人

又江清卿

俱撰有墓銘見大全

崇化里

同文書院

文公手創

文公題武夷者今澤彙為一帙附此

夫武夷雖屬崇安界內而武夷宮田糧一半係建陽縣管且武夷為天下十六洞天而文公諸詩附刻潭城之後總名曰朱集潭抄

朱集潭抄

勉學箴

百聖在目千古在心妙者躬踐儼者口吟讀好書

善言虛蔓蘭言實菱九蘭一莠駟追不回說好話

聖狂路日義利關頭擇行若游急行若卸行好事

孔稱成人孟戒非人小人窮冬鉅人盛春作好人

敬齋箴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替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乎

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求事如祭戰

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罔敢或

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三
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
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
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瀆亦敷於乎小
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讀張敬夫圭一箴掇其遺意作敬齋箴書齋壁以自警

調息箴

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與徜徉靜極而噀如
春沼魚動極而翕如百蟲蟄氣益開闢其妙無窮孰其
尸之不宰之切雲卧天行非予敢議守一處和千二百

歲

牧齋記

余為是齋而居之三年矣饑寒危迫之慮未嘗一日弛
於其心非有道路行李之勞疾病之憂則無一日不取
六經百氏之書以誦之於茲也以其志之篤事之勤如
此宜其智益加明業益加進而已殊不知智益昏而業
益墮也以是自咎故嘗間而思之夫挾其饑寒危迫之
慮以從事於聖人之門而又雜之以道路行李之勞疾
病之憂者事物之累無優游之樂其於理之精微索之
有不得盡其事之是非古今之成敗興廢之故考之有

不得其詳矣况古人之學所以漸涵而持養之者固未嘗得施諸其心而錯諸其躬也如此則凡所為早夜孜孜以冀事業之成而詔道德之進者亦可謂妄矣然古之君子一簞食瓢飲而處之泰然未嘗有戚戚乎其心而汲汲乎其言者彼其窮於當世有甚於余矣而有以自得於己者如此必其所以用心者或異於予矣孔子曰貧而樂又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然也豈以饑寒者動其志歟豈以挾策讀書者而謂之學哉予方務此以自達於聖人也因述其所以而書其辭於壁以為記年月

白晦翁書

建寧府建陽縣主簿廳記

縣之屬有主簿秩從九品縣一人掌縣之簿書凡戶租之版出內之會符檄之委獄訟之成皆摠而治之勾檢其事之稽違與其財用之亡失以替令治蓋主簿之為職如此而予嘗竊論之以為縣之治雖狹而於民實甚親主其簿書者秩雖卑而用人之得失其休戚於民實甚重顧今銓曹所領員以百數既不容有所推擇而為令者又徃徃私其政不以及其屬是以官多不得其人而人亦不得其職舉天下之縣偶能其官者計百不一二然亦不過能取夫戶租之版而朱墨之耳若其他則

固不得而與焉而亦莫獲知其職之曠也建陽縣主簿之解故在縣治西墉下自建炎中火于盜而寓于浮屠之舍距縣且三里所蓋主簿之不得司其局者四十有餘年矣今右通直郎池陽王君某來知縣事則計復焉而未克舉及主簿括蒼葉君某至而尤以不得蚤夜其職為憂乃請於縣而卒成之自經始以至迄事凡百餘日為屋若干楹其費得縣之羨錢五十萬粟斛百九故地之入于民居者則皆正于舊籍而不之奪也明年葉君以書具本末屬予記予佳王君之不私其政與葉君之能憂其職也則為推本其所以設官之意并叙其事

而書之以告來者俾無曠於其職既又因葉君之請取孔子為委吏時語名其東偏之室曰當齋其意蓋與此相表裏云乾道九年秋八月辛酉朔新安朱熹記

名堂室記

紫陽山在徽州里嘗有隱君子居焉今其上有老子祠先君子故家婺源少而學于郡學因往遊而樂之既來閩中思之獨不置故嘗以紫陽書堂者刻其印章蓋其意未嘗一日而忘歸也既而卒不能歸將歿始命其孤熹來居潭溪之上今三十年矣貧病苟活既不能反其故鄉又不能大其闔閭以奉先祀然不敢忘先君子之

志敬以印章所刻牘其所居之廳事庶幾所謂樂其
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者後世猶有考焉先君子又每自
病其下急害道尉尤溪時嘗取古人佩葦之義牘其廳
事東偏之室曰葦齋以燕處而讀書焉延平羅公先生
仲素實記之而沙陽曹君令德又為之銘官署中更盜
火無復遺跡近歲熹之友石君子重知縣事始復牘焉
且刻記銘于石以示後來熹惟先君子之志不可以不
傳于家而熹之躁迫滋甚尤不可以忘先人之戒則又
取而揭之於寢以自鞭策且示子孫蓋聽事寢堂家之
正處今皆以先君子之命命之嗚呼熹其敢不夙興夜

寐陟降在茲無或不履以忝先訓晦堂者燕居之所也
熹生十有四年而先君子棄諸孤遺命來學於籍溪胡
公先生草堂屏山二劉先生之門先生飲食教誨之皆
無不至而屏山獨嘗字而祝之曰木晦於根春容暉敷
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後事延平李公先生先生所以教
熹者蓋不異乎三先生之說而其所謂晦者則猶屏山
之志也熹惟不能踐修服行是以顛沛今乃以是名堂
以其不敢忘諸先生之教且志吾晦而自今以始請得
復從事於斯焉堂傍兩夾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間名其
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蓋熹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以為為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
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脩道之教而必以
戒慎恐懼為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
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先然後得夫所
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切一動一靜交相為用
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
細遠近淺深無不貫夫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
而不厭又何暇夫外慕哉因以敬義云者名吾二齋且
歷叙所以名夫堂室之意以見熹之所以受命於父師
與其區區講學之所逮聞者如此書之屋壁出入觀省

以自詔云

建陽縣學藏書閣記

古之聖人作為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
紀政事之實詩以導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
以正行樂以和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
該貫發揮究竟窮極可謂盛矣而摠其書不過數十卷
蓋其簡易精約又如此自漢以來儒者相與尊守而誦
習之傳相受授各有家法然後訓傳之書始出至於有
國家者歷年行事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記於是文字
之傳益廣若乃世之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人之心考

史以驗時事之變以至見聞感觸有接於外而動夫中則又或頗論著其說以成一家之言而簡冊所載篋櫝所藏始不勝其效矣然學者不欲求道則已誠欲求之是豈可以舍此而不觀也哉而近世以來迺有所謂科舉之業者以奪其志士子相從於學校庠塾之間無一日不讀書然問其所讀則舉非向之所謂者嗚呼讀聖賢之言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為書肆况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以此道人乃欲望其教化行而風俗美其亦難矣建陽版本書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而學者縣之學者乃以無書可讀為恨今知縣事會稽

始斥掌事者之餘金鬻書於市上自六經下及訓傳史記子集凡若干卷以充入之而世儒所誦科舉之業者一無得與於其間諸生既得聖賢之書而讀之又相與講於侯之意而知所興起也來謁予文以記之予惟姚侯之所以教其人固可書矣而諸生之所以承侯之意者亦當得書也抑予猶願有告焉諸君讀侯之書其必有以通諸心有諸身而無徒為是書肆者則庶幾無負於侯之教而是邦風俗之美亦將有以異於往時耳於是敬書其說使刻石而立諸其廡以俟淳熙己亥二月己酉新安朱熹記

建陽縣學四賢堂記

故國子祭酒九江蕭公之敏字敏中隆興間以選來知建陽縣事廉靜易直不務為赫赫名人便安之嘗問邑之先賢而得三御史焉曰陳公洙師道曰陳公師錫伯脩曰游公酢定夫皆以學行風節有聞於時心獨慨然慕之乃為之肖象立祠於學榜曰三賢而率邑之學士大夫以及諸生子弟相與拜而奉奠焉邑人慤君克實記其事今刻在石可考也既公去而仕於朝不數年亦為御史實踐三君子之跡而其忠言至計所以開上心拯時弊別白是非邪正使為善者有所怙為惡者有所

懼其功又不在三君子之下也出使江東未幾上思其言復召以為國子祭酒因事獻言鯁切不少變又使湖南以卒卒時貧甚乃至無以為家於是士大夫相與益高其節而建陽之人亦皆咨嗟惻愴以為吾蕭令尹之賢其可以追配三君子者無慚也今知縣事會稽姚侯聞之嘆曰吾於蕭公雖不及識其面然聞其名而鄉往之久矣今辱為邑長於斯而繼其躅又聞邑人之所以稱誦之者如此其何以致吾之意而慰邑人之思哉於是復肖公像以合食於三君子而更其榜曰四賢既成奠之如公祠三賢故事諸生與執事者退皆喟然太息

相勉以節義曰異時出身事主無或為婢阿容悅以愧
乎四賢者而負今侯之教也謂予於蕭公有一日之故
來請又記之予不得辭乃具書其本末如此因以警諸
君使毋忘今日之志又以告來者使相與嘆慕興起於
無窮也姚侯名耆寅其興學聚書以教學者之意已見
於予文矣今為此祠其意尤非苟然者後之君子亦可
以觀政於斯焉淳熙己亥二月己酉新安朱熹記

建陽縣長灘社倉記

建陽之南里曰招賢者三地接順昌甌寧之境其陋多
阻而俗尤勁悍往歲兵亂之餘良莠不盡去小遇饑饉

輒復相挺群起肆暴率不數歲一發雖尋即夷滅無噍
類然愿民良族畧刻之間已不勝其驚擾矣紹興某年
歲適大侵姦民屢屢群聚飯博嘯呼若將以踵前事者
里中大怖里之名士魏君元履為言於常平使者袁侯
復一得米若干斛以貸於是物情大安姦計自折及秋
將斂元履又為請得築倉長灘廡置之旁以便輸者且
為後日凶荒之備毋數以煩有司自是歲小不登即以
告而發之如是數年三里之人始得飽食安居以免
震擾夷滅之禍而公私遠近無不陰受其賜盖元履少
好學有大志自為布衣而其所以及人者已如此蒙其

惠者雖知其然而未必知其所以然也其後元履既沒
官吏之職其事者不能勤勞恭恪如元履之為於是粟
腐於倉而民饑於室或將發之則上下請賕為費已不
貲矣官吏來往又不以時而出內之際陰欺頭奪無弊
不有大抵人之所得糶糠居半而償以精鑿計其侯司
亡失諸費徃徃有過倍者是以貸者病焉而良民廩
於凶歲猶前日也淳熙十一年使者來侯若水聞其事
且知邑人宣教郎周君明仲之賢即以元履之事移書
屬之且下本臺所被某年某月某日制書使得奉以從
事蓋歲以夏貸而冬歛之 收其息什之二焉行之三

年而三里之間人情復安如元履之恙時什二之收歲
以益廣周君既以增葺其棟宇又將稍振其餘以漸及
於傍近蓋其惠之所及且將日增月衍而未知其所極
也周君以予嘗有力於此者來請文以為記予與元履
早同師遊好甚篤既追感其陳迹又嘉周君之能繼其
事而終有成也乃不辭而為之說如此則又念昔元履
既為是役而予亦為之於常安其規模大略放元履獨
歲貸收息為小異元履常病予不當祖荆舒聚歛之餘
謀而予亦每憂元履之粟久儲速腐惠既狹而將不久
也講論餘日盃酒從容時以相訾訾而訖不能以相詘

聽者從旁抵掌觀笑而亦不能決其孰為是非也及是
宋侯周君乃卒用予所請事以成元履之志而其效果
如此於是論者遂以予言為得然不知元履之言雖疏
而其忠厚懇惻之意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豈予一
時苟以便事之說所能及哉當時之爭蓋予之所以為
戲而後日之請所以必曰息有年教以免者則又以不
忘吾友之遺教也因并書之以視後人使於元履當日
之心有以得之則於宋侯周君今日之法有以守而不
壞矣元履名模之嘗以布衣召見夫子悅其對即日除
大學錄尋以數論事不得久居中既而天子思復召用

之則元履既卒矣上為悵然久之詔有司特贈直秘閣
云十三年七月辛卯新安朱熹記

建陽縣大闡社倉記

招賢里大闡羅漢院之社倉新侯官大夫周君某之所
為而長灘之別貯也始秘閣魏君之築倉於長灘非擇
其地而處之也因其船粟之委於是而藏焉耳故倉之
所在極里之東北而距西南之境遠或若干里貸者必
不便之而是時率常數歲乃一往來則猶未甚以為苦
淳熙甲辰周君始以常平使者來公之檄司其發歛之
政而以歲貸收息之令從事既為之更定要東搜剔蠹

弊而以時頒焉民已悅於受賜矣周君因益問以因革之宜而有以道里不均之說告者且曰自今以往一歲而往來者再則其勞佚之相絕又非前日比矣周君於是白之冢公而更為此倉以適遠近之中且令西南竟之受粟者即而輸焉來歲遂以遠近分土使各集于其所以待命民既歲得飽食而又無遠甚勞之患於是成德周君而相率來清文以記其成昔予讀周禮旅師遺人之官觀其頒飲之䟽數委積之遠邇所以為之制數者甚詳且密未嘗不嘆古之聖人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其不可及乃如此及今而以是倉之役觀

之則彼其詳且密者亦安知其不有待於歷時之久得人之多而後乃至於此耶因為之記其本末以為後之君子或將有考於斯焉周君字居晦好讀書有志當世之務吏事亦精密絕人不但此為可書也倉凡二間高若干尺廣若干尺深若干尺始作以某年某月某日越某月某日成用工若干錢若干佐之者里之人某也十三年丙午歲秋七月甲午新安朱熹記

三年戊子歲... 建寧府游御史祠記

建寧府游御史祠記

故監察御史游公先生諱酢字定夫此邦之建陽人而河南程氏之高第弟子也徽廟初為御史未幾去為郡江淮間又退而間居以卒隆興初元歲在癸未先生之歿於是四十有一年矣今敷文閣待制延平陳公實為此邦謂德學之盛有如先生者而無祠於其鄉之學非獨鄉人子弟之過長民者亦有罪焉乃為堂於府學東偏立像致祠而以書屬熹使記其意熹辭謝弗堪屢返而公不聽於是退考舊聞按龜山楊文靖公所為先生墓誌辭曰予元豐中受學明道先生兄弟門有友二人焉曰上蔡謝顯道公其一也初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公謂其資

可與適道是時明道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唱明道學為
已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
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往見之伊
川謂予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絕人遠甚於師門見
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公自幼不群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
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為世儒之習誠于中形于外儀容辭令粲
然有文望之知其為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友有信蒞官
遇僚吏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
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
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及用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之

私言也所著書有中庸義易說詩二南義論孟雜解各一卷文
集十卷藏於家蓋楊公所記如此熹惟知先生之深而言足以
命其德且信於後宜莫踰於楊公者然則先生之道學德行於
此可以觀其詳矣又念每獲侍坐於陳公而聞其語先正忠肅
公之與先生遊笑談論議書疏辭章昔所親見而聞之者至今
尚能誦之某雍容仰俯間又能併得其深微之意使聞者恍然
若將復見其人焉此其於先生之道如何哉然則公之所以命
祀定生蓋將推其所得於已者以幸教此邦人非徒致欽慕之
意以備故已也熹既不獲終辭乃悉論著楊公本語而不
敢輒贊一辭於其間且復揆公指意所出者如是而并書之以

承公命庶乎其可幸無罪云耳嗚乎先生遠矣學者登是堂而拜其像於是記也考其師友淵源退訪其書而讀之於以求先生之所以學者果愚乎在幸而有以自得之則亦無以異乎親炙之矣詩曰人之好我視我周行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熹雖不敏願與承學之士勉焉以無忘陳公之德也

建陽縣五夫社倉記

五夫里名今屬崇安與建陽交界之處

乾道戊子春建人大饑予居開耀鄉知縣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予及其鄉耆艾左朝奉郎劉侯如愚曰民饑矣盍為勸豪民發藏粟下其直以振之劉侯與予奉書從事里人方卓以不饑俄而盜發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劉侯與

予憂之不知所出則以書請于縣于府時敷文閣待制

公嘉知府事即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泝溪而來劉侯與予率鄉人行四十里受之黃亭步下歸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得無饑亂以死無不悅喜歡呼聲動旁邑於是浦城之盜無復誰何而束手就會矣及秋徐公奉祠以去其直敷文閣東陽王公淮繼之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貯里中民家將輦載歸官而王公曰歲有凶穰不可前料後或艱食得無復有前勞可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劉侯與予既奉教及明年夏又請曰山谷細民無蓋藏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

今來歲一斂散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
什二又可以抑僥倖廣儲蓄即不欲者勿強歲或不幸小饑則
弛半息大侵則盡蠲之於以惠活鰥寡塞禍亂原甚大惠也清
著為例王公報皆施行既而王公又去直龍圖閣儀真沈公度
繼之劉侯與予又請曰粟分貯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請放古
法為社倉以儲不過出指一歲息宜可辦沈公從且命錢六萬
助後於是時籍坂黃氏廢地鳩工度材經始於七年五月而成
於八月為倉三亭一門墻守舍無一不具司會計董工役貢士
劉後劉得輿里人劉瑞既成劉侯官江西莫府予又請曰復與
得輿皆有力於倉而劉侯子將仕郎琦嘗佐其父於此族子

脩職即拜亦廉平有謀請得輿并力府以予言悉具書禮請焉
四人遂皆就力方且相與講求倉利病具為條約會丞相清源
公出鎮茲土入境問俗予與諸君因得具所為條約迎白于公
公以為便則為出教俾歸揭楯間以視來者於是倉之廢事細
大有程可以久而不壞矣予惟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
荒而隋唐所謂社倉亦近古之良法也人皆廢矣獨常平義倉
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
深山長谷力穡遠輸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又其為法太
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徃徃全其封餽遞
相什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嘗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

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夫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
然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
為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鈞校靡密上
下相道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云者是難之而有弗暇耳今幸
數公相繼其愛民慮遠之心皆出乎法令之外又皆不鄙吾人
以為不是任故吾人得以及是數年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遂
能為鄉閭立此無窮之計是豈吾力獨能哉惟後君子親其所
遭之不易如此無計私害公以取疑於上而上之人亦毋以小
文拘之如數公之心則是倉之利夫豈止於一時其視而儆之
者亦將不止於一鄉而已因書本末如此刻石以告後君子云

家藏石刻序

予少好古金石文字家貧不能有其書獨時時取歐陽子所集
觀其叙跋辨証之辭以為樂遇適意時恍然若手摩挲其金
石而目了其文字也既又悵然自恨身貧賤居處屏遠弗能盡
致所欲得如公之為者或寢食不怡竟日來泉又得東武趙氏
金石錄觀之大畧如歐陽子書然詮序益條理考証益精博予
心亦益好之於是始祛其橐得故先君子時所藏與薰後所增
益者凡數十種雖不多要皆奇古可玩悉加標飾因其刻石大
小施橫軸懸之壁間坐對脩行卧起恒不去目前不待披篋篋
卷舒把玩而後為適也蓋漢魏以前刻石制度簡朴或出奇詭

皆有可觀存之足以佐嗜古之癖良非小助其近世刻石本製
小者或為橫卷若書秩亦以意所便也蓋歐陽子書一千卷趙
氏書多倍之而予欲以此數十種者追而與之並則誠若不可
翼然安知積之久則不若是其富也耶姑書是首以俟

送陳宗之序

建陽陳君宗之一日過熹而言曰萬年之曾大父起諸生事仁
宗皇帝得執法殿中當是時天子春秋高儲兩未建二三大臣
以為憂而議之未能得堅決也殿中君一旦沐浴抗疏極言未
報而以暴卒聞於是古靈陳公為識其墓其後丞相溫國文正
公又以言之於朝今以二公之言及其疏考之知其以死諫

疑也而朝廷每修嘉祐定策之功大者銘鼎彝小者登竹帛顧
殿中君獨不與焉萬年不肖誠不勝其憤懣嘗具其事以聞於
朝章幸已下而任事者莫或哀之今將復進而有言且病其不
能遂也子以是為如何哉熹謹對曰先祖有善而子孫弗能知
是不明也然而弗能暴白以傳于後是不仁也然則子之於是
汲汲亦其宜也雖然予竊聞之古之君子思所以顯其親者惟
立身揚名之為足恃是以不求諸人而求諸己不務其外而務
其內若殿中君之節誠高矣然其所以傳世而垂後者豈獨以
一朝抗概死賊為諒哉予嘗得其平生之遺文伏而讀之其言
之粹皆可講而思也其行之純皆可則而象也以吾子之才之

志而用力於此不以貴乎已而聞於人者亂焉久之而弗渝也
是亦殿中君而已矣於以立身揚名而顯其親豈不有餘地乎
不赴之圖顧乃損書廢業觸犯寒暑僕奔走塵埃之中而曰
吾將以暴白吾祖之德善而求聞於後世為計無乃下乎雖然
宗之行矣以殿中君之忠吾子之孝而任事者曾不以動其心
則世之所可願者無復有以動其心矣方今朝廷清明者俊在
服子之所病殆其不然吾知子行其必有藉乎而歸以拜殿中
君墓抑吾前所道古之君子所以顯其親云者亦豈遽為無所
用空言哉或者宗之終有意焉則亦庶乎猶可及也既以是對於
行又贈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予於宗之蓋不能無望焉爾

丘義

字道濟一字仁卿號子野建陽洛田里人隱居不仕穎敏嗜學該貫子叟尤邃於易善有易說傳于世文公為書序溪小隱四字扁其堂今類文公九與子野詩序悉集于左

論語纂訓序

論語纂訓書無卷第合一篇凡古今論語訓義見錄者十四家
而大抵宗程氏蓋熹外凡丘子野所述子野亦以意附見其是
非取舍之說熹讀之其不合於聖人者寡矣因為之序論曰士
生乎聖人既沒數千百歲之下而欲明聖人之心於數千百歲
之上推其立言垂訓之旨約其辭義於衆說紛亂之中以為一
家之書而又欲其是非取舍不繆於聖人亦難矣蓋聖人之書
其為意微其為辭約苟不明乎其宗而識乎其本多見其以私

見臆說亂之也昔之大儒其猶有不免于此者况後世之紛
乎此其所以難也抑又有甚難者焉孔子曰文莫吾循人也躬
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其所以為其難者也夫其所以難者
如此所以為甚難者又如此則是書之作亦將以明乎其所難
者求至于其所甚難而已其可已乎故其求之能博取之能審
推是言之其寡過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
之謂已如是則後聖人數千百歲而生而欲明其心於數千百
歲之上無難矣夫學之所以盡其心如此又安有放其邪心以
窮乎外物之患哉其行之也不遠矣則其所以為甚難者又得
而庶幾焉熹是以樂道之而為之序所以明子野之為是書其

難如此而亦以著其從事於聖人者不易焉紹興三十二年十
月十八日序

為子野表凡題復齋琴銘

匪金匪石含玉真兮雷伏于腹悶其神兮砰然一作萬物皆春
兮我覲器寶懷若人兮主靜規復脩厥身兮與時偕詘而不及
其伸兮

丘子野表凡郊園五詠

柳

欲識淵明家離、疎柳下中有白雲人良非避世者

茶蘼

結援遂芳植伏牆擁深翠還當具春酒與客花下醉

竹

移自溪上園種於牆陰路牆陰少人行來歲障幽戶

芭蕉

芭蕉植秋檻勿云憔悴姿與君障夏日羽扇寧復持

蔬圃

花柳遠宅茂先生在郊居下帷良已苦時作帶經勸

淳熙戊戌七月二十九日早發潭溪西登雲谷取道芥

溪友人丘子野留宿因題芥溪小隱以貽之作以紀

其事

我來屏山下奔走倦僮僕亭日已中冠巾濕如沐訪我芥溪

翁解裝留憩宿茗碗淪井寒溫泉試新浴抖擻神氣清散步搗

筇竹廬峯在瞻望隱見雲谷頓覺塵慮空豁然洗心目君居

硯山西高隱志不俗窓几列琴書庭臯富花木往來數相過主

賓情意熟開樽酌香醪警效話衷曲從容出妙句蒲幅燦珠玉

邀約登赫曦襟期伴幽獨茲遊得良勿道義推前夙扁字為留

題深愧毛錐秃

芥溪九曲詩

一曲移舟采澗芥市聲只隔一江雲沙頭喚慶人歸晚回首廬

峯月一輪

二曲溪邊萬木林水環竹石四時清漁歌權入斜陽裏隔岸時
聞一兩聲

三曲舟行舵尾灘推蓬把酒見南山回頭點檢仙蹤跡萬頃白
雲時自閑

四曲煙雲鎖小樓寺臨喬木古溪頭僧歸林下柴門靜麋鹿啣
花自在遊

五曲峯巒列翠屏白雲深處隱仙亭子期一去無消息惟有喬
松萬古青

六曲溪環處士家鼓樓下樹槎牙龍去潭空名不朽惟見
汀湧白沙

七曲靈祠近水濱聚魚石上躍金鱗林凹路入菴源近時有
卽來問津

八曲硯峯倚碧虛泉流瀑布世間無憑誰染就丹青筆寫出芹
溪九曲圖

九曲悠々景最幽磴巖峽石東寒流源深自是舟難到更有龍
池在上頭

奉酬立子野表兄飲酒之句

微褐不充體寒夜懷重衾古來窮廬士歲暮多苦心苦心亦何
為世路多崎嶇不藉杯中物離憂坐自侵舉杯當勿辭何為復
沉吟醺酣遺所拘神慮契遐襟荒面思前戒歌謠發清音雅唱

一何高仰酬非所任申章聊叙報洪量亦余欽
黃子衡

文公以詩留友人黃子衡欵之上庠

若士有奇操久厭山林卑奮衣千里道已與親友辭子行何悠
悠世路方如茲歸來亦何日車馬先陸離幽蘭生前林擢置白
墀不以芳意遠結根終不殺願子崇明德潛躍貴因時悲風
靜夜聽喬木歲寒姿何以迴軒駕千載相與期

寄黃子衡

遠宦去鄉并終日無一歡援琴不能操臨觴起長歡我友客京
都肅、雲夫翰別去今幾時各在天一端有酒不同斟中誰

與宣裁詩一間訊重使心思傳

巢居之集以中有學仙侶吹簫弄明月為韻探策賦之
而熹得中字遂誤為諸君所推高俾專主約既而賦詩
者頗失期於是令最後者其主禮以當罰乃稍集獨敦
夫圭甫違令後至衆曰罰如約飲罷以蒼茫雲海路歲
晚將無獲分韻熹得將字而予衡兄得蒼字實代熹出
令

一昨樓上飲所懼不可忘群公各賦詩佩玉何鏘、二子朱絲
絃掩抑獨巨量經營久不作一奏聲蒲堂巧遲未足多譴負先
取償主盟謬夙推否德愧莫當茲焉不舉法何以存令章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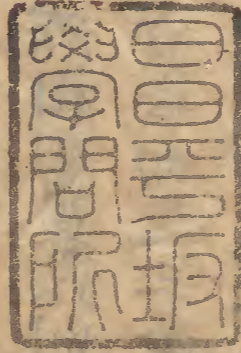
具盤食魏子翰壺將悠然後一醉歸路相扶將

送黃子衡序

熹生十五年當紹興之癸亥始得與子衡遊於潭溪之上是時子衡生亦十五年與余同師相好也予生後子衡者五月以故凡事之自是幾二十年矣其遊日以久故其好日以篤所居又為東西隣歌誦說之聲相聞其間不以朝夕見者非行役在外則或之縈係而不得肆耳其餘則是聚而語六經百氏之奧立身行事之方與當世之得失無不講以求其至而及乎文章之趣字畫技藝之工否者皆其餘也子衡若以余為可與語者予亦賴子衡以自進故雖間而為一日之別未嘗不勤

然相嚮慕以別為可惜也今子衡一旦自以為學未足以充其資去而之三山從師學焉曩余與子衡遊觀其穎利明達沈酣乎載籍之文而從事乎道德之實固已知其中有以大過人者矣然猶懼其以是而自是也蓋至乎今日然後知其中之果有大過人也蓋學之患莫甚於自足莫害於無師幸得師而承之於是又患其未知所以學也今子衡之行不以千里為遠不以穎利明達之資為賢於人其志豈止優於今之為士者哉碩知所以求師而亦素得之矣則子之所道者亦豈復有它求哉亦願子衡自今息其所以能而求其所以未學者於師而已誠能如是言者則雖睽離之歎有甚於一日之別而予與子衡不

可以介然于懷也則予之所以與子衡者其亦可知矣夫子衡
之所以責於我者其亦可以無負矣夫紹興三十二年十有二
月從表弟新安朱熹序



寬政乙卯以 官庫本寫

述齋



